春秋輯傳

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汴從河出睢從汴出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祀之次水旁也）司馬子魚（目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陸氏曰執鄫子

用之取其血與之盟　趙氏曰緣盟用之同于牲也

杜氏曰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

善惡自專不得托之于他命　按用之據左氏是殺

人以致祭二傳皆謂叩其鼻以衈釁也音二社陸氏謂取

其血與之盟陸説頗合情理鄫子後會非大罪逆殺

而用之如牲以祭社宋公邾人雖無道恐不至如是

之殘忍也　趙氏曰書南之盟自是大夫盟耳若宋

公自曹還宋何得路出于邾哉左氏云用之次睢之

社以睢水在宋附會為此說據鄫子會于邾何得至宋哉　按曹南之盟宋公當從公羊作宋人為是若霸主在曹邾無使大夫與盟之理

秋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左傳衛人伐邢以報莬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按雨乃偶然天豈助虐甚矣甯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按邢舍狄怨而從狄伐衛衛舍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脅衛則肆忿也其惡大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楚始與夏盟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杜氏曰地以齊齊亦與盟 按此盟以不忘齊桓之德為辭齊桓仗義以伐楚屈完來盟于師得尊中國攘夷狄之義未嘗引楚而内之也内楚而列于齊盟自此會始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已為之權輿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為長楚人衷甲冠不可啟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不書取梁者主名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成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啖氏曰作門戶為啓當用春分以後城郭為塞當用秋

分以後順天時以開閉也　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　胡氏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五門皐庫應雉路魯有庫雉路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夏郜子來朝郜古報反

陸氏曰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

杜氏曰郜姬姓國　後漢志濟陰城武北有郜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杜氏曰公别宮天火曰災 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秋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穀

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按齊已定何救齊之有左氏是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

附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按臧文仲之言天下之名言

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杜氏曰為邢故　按有他國則狄同稱人無他國則狄還本號而止稱狄益見進之之說非是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

上　按齊楚力敵齊義方著楚少懦焉故楚服而齊
霸晉楚力敵楚勢方張晉少懦焉故南北合成而晉
楚兩霸宋不强于魯衛而常有先諸侯之志前之襄
公後之王偃其轍一也襄公徒慕齊桓假借仁義之
迹而欲效之故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為仁立孝
公以為義徒慕齊桓以不戰屈楚之迹而欲效之故
為鹿之盟以求諸侯而楚陽許之致而執之直以兒
戲視之耳偃之王政襄之王道也偃之射天襄之用

郜子也

夏大旱

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孔氏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雨喜雩有應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按郎顗謂魯僖遭旱脩政自勑時雨自降然攷于春秋初書不雨書雨已而書大旱公之晚政荒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楚始書子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穀梁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按鹿上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故為令會以定之執宋公以同執為文穀梁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胡氏謂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違故以分惡于諸侯也此皆得之抑宋

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為中國諸侯之所共嫉故楚得以乘間而諸侯莫違亦以見德義尊則人聽制命于己德可賤則己聽制命于人求諸侯志將以為雄也而其道一失非唯强楚得而加之陳蔡鄭曹許皆得而加之矣此春秋書法之意也 鹿上之盟固楚人將誘而致之未容有他亦恃有齊在焉今之會齊不至事可疑矣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讐也見執烏乎疑 春秋書吳楚之事初舉號繼而

書爵皆曰子葢因事異文有不得不然者非漸進之也蠻夷之君雖大曰子此周之舊典故吳楚僭王而春秋書之曰子以從舊典正大分也

冬伐邾

左傳任今任城縣宿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風姓也實司太皡伏羲也四國太皡之後與有濟之祀四國封近于濟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

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　按此伐邾杜氏曰為邾滅須句故至二十二年復伐邾取須句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為執宋公貶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

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
夷曰子歸守國矣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公子目夷
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
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
子目夷逆襄公歸　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
何也不與楚捷于宋也　按楚執宋公以伐宋將求
諸侯也魯初不與故獻捷以威之晉景公使鞏朔獻

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姦先王之禮況于蠻夷陵暴中國而可受其捷乎魯義不能自强而過楚之横禮不能正亂以拒楚之使直書不待貶而義自見者也不言宋捷者杜預謂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此説是也公羊謂為襄公諱胡康侯謂為魯諱此皆過矣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或謂楚子貶而稱人亦誤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穀梁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按義同執

杜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即湯都　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按宋公先伐之後方修衣裳之會欲赴楚而納之而楚人包藏禍心潛伏兵車執之壇坫之上義甚不直而懸車深入淹歷秋冬師亦已老矣使中國有人焉以大義責其曲以重兵乘其老則走蠻荊釋宋公在我掌握耳豈至反與歃血要言求而釋之

哉凡書諸侯見執而不失國例曰某侯某歸于某今不書宋公歸于宋而曰釋宋公見諸侯之失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其俱反公作昫

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張氏曰須句今東平府須城縣 按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焉禮也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

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則須句為邾所滅而國為邑久矣魯伐邾而取邑耳未見反其君而修皡濟之祀也直書于策以見其無崇明祀保寡小之實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是須句嘗反之邾而文公又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杜氏曰怒鄭如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

附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名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

晉太子圉為質于秦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周大夫言于王曰請名太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小雅協比其

鄰（和合近親）昏姻孔云（昏姻甚相歸附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刑）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兜鍪）縣諸魚門

郕城門　杜氏曰升陘魯地　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内不言戰舉其大者舉敗彼足知戰此說是也敗則但書戰而已不可斥言也公羊云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穀梁云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二說並通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穀梁傳曰事遇朔曰朔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違天必取禍弗聽冬十一月己

已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及濟也請擊之司馬此言非也或者以咎襄公不從司馬之言而致敗殊非理襄公自有以致敗耳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為鼓彼未成列則此不鼓也公之所言並是正道

杜氏曰泓水名　按襄

公甫脫釁鼓之餘以歸不能引咎責躬脩德勤政内輯其國外和四鄰蓄威養重待時而動而伐鄭以挑楚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欲無敗得乎司馬子魚于其用鄫子也曰齊桓公存三亾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于其圍曹也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于其盟鹿上也曰小國爭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于其會盂也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釋于薄也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于其伐鄭也曰所謂禍在此矣凡襄公之舉皆其所以敗也而子魚必有言其言也不違于道義而盡利害之情使襄公能聽其一猶及有所救奈之何其皆弗聽也則不待于泓之戰而知其必敗矣以子魚平日之言則知迨其未畢濟而擊之未畢陳而擊之者非子魚之言也襄公猶恥以詐勝仁且知如子

魚而肯反以此勸之乎子魚籌所以勝楚者豈他無其道乎襄公自用而不委之以師臨戰而子魚無言盖知不可言矣若掩擊之言則決非子魚之言也左傳子魚曰君未知戰以下今並削之司馬恐是公孫固子魚字誤也　楚稱人戰以宋主見城濮經下　穀梁曰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亡巾反穀梁作閔後同

左傳以討其不盟于齊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

此其言圍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杜氏謂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名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按此盖受指于楚也宋襄公爭霸陵弱雖不義奉少奪長雖不順然于齊孝公不可謂無私德矣況鹿上之盟昭如也今乘其敗于楚而背之且會盂不來盟薄不與執宋公而齊坐視釋宋公而齊無力則齊之負宋也多矣于時荆楚之勢方張既無尊中國攘夷狄以纘父遺烈之志又無恤災患畏

簡書以申固鄰好之心乃受指于人伐國圍邑春秋所惡也故書以著其罪凡書伐國圍邑討得其罪桓公伐鄭圍新城是也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齊皆非譏也徒恃兵力則雖攻其內邑之背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郈春秋未嘗與之也 杜氏曰緡宋也高平昌邑縣東南有宋緡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魯不會故不

書葬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今焦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也）城頓而還（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遂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音餘句絕）有幾　西山真氏曰此言有得有失有功當賞固也然令尹相職也豈賞功之官乎其後子玉

訖不勝任喪師而死若多與之邑則可矣遂吕臣知子玉之不可為令尹及其自為也乃奉已而不在民何責人之易而盡已之難也近世武臣有以勞而求節鉞者當國者抑而不與卒以名禍正如子文之言是亦不可不戒也　按楚伐陳左氏以為討其貳于宋恐未是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執宋公盟薄釋宋公陳皆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未見其貳于宋也盖陳蔡與鄭皆楚之所欲服屬而

不欲其貳于中國者也伐宋之後鄭既朝楚則威陳蔡以及曹許里所必至故以討貳為名而伐取其二邑陳頓之爭始此

附左傳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子圉）命無從亡人（重耳）期（如字）期（音基）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子犯）從重耳在秦弗名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名書于所臣之策）委質（屈膝而君事之）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

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　趙氏曰左氏云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按蠻夷之君雖大曰子降而稱子似亦有理薛乃稱伯杞亦多稱伯有何理哉左氏不達國小降名之意誤爲此說舊說皆云赴告㢘先王之禮故貶之且升降名位當由王者若魯史專自貶降爵位乃春秋自爲亂也且春秋若實以削黜爲義則諸侯惡事非一何不黜其名位哉又以後杞或稱伯即云捨夷禮或稱子即云復用夷禮彼二王

之後常預大國盟會豈是兒童屢舍屢行哉蓋知是伯主升降之耳

附左傳昔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處狄十二年而行將適齊（三字在前今有刪節移置之此）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

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懐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合幹欲觀其裸浴薄迫也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為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

禮焉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此問此對良非偶然夷吾之人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多以土地許秦而後倍之所以起釁者矣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弭弓末無緣者右屬櫜古刀反以受箭鞬九言反以受弓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逸詩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羈馬絡首紲馬繮從君巡于天

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子犯重耳舅）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在河東解縣西令力丁反）取臼衰（衰初危反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追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縣西南）不書亦不告也呂郤（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畏偪（害也）

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
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
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
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後
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反齊桓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

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文公臣之語助)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

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在二十一年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

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疎推恩以明義）昔周公弔（傷也）二叔（管叔蔡叔或云夏殷之叔世）之不咸（同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十六國皆文王子）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

有光輝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棄嬖寵申侯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名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名以從諸姦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完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

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于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坎若感反欿大感反坎欿周地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

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秋七月宋及楚平宋公如楚

諸侯朝楚者有矣宋故霸國霸國朝楚未之有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于今年永嘉呂氏曰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盖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按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朱子謂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此不易之見也記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耳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故書　胡傳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附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大侯之業而

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陽樊人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

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鄀〔音若 國名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楚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守也〕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二子屯兵于析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析隈〔析楚邑一名曰科今南陽析縣隈隱蔽之處〕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係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

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秦納頓子于頓　杜氏曰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　按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盖一事耳夫頓小弱而介于陳楚陳欲迫而并兼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以保恤小寡示恩以大義責陳而攝服之皆爭主夏盟之意納者不與納也

葬衛文公

附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狐毛之子）為温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　按莒以元年獲挐之故怨魯未嘗通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斬然衰絰中為洮之會平莒于我成父志也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慶曾壻故盖平之意出于衛莒疑魯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命至明年向之盟而始成焉衛成公稱子未踰年也是時諸侯喪柩在堂而孤有外事者習以為常至如此區區者非甚不得已而亦越禮以為之甚矣事接于我雖非命卿皆書名穀梁云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以

公之會目之也鑿說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

此不貶者從同　杜氏曰洮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為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莒今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莒已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左氏言尋洮之盟洮之盟纔一月何尋之有僖公以前盟莒子不

親至故復為此會向者盟其大夫今衛又使大夫盟公皆失也　杜氏曰向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户圭反公作巂穀作巂弗左作不

左傳齊人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按是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以盟主自居故以洮向二盟來討無名興師可見故書侵以譏之于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據人本微者之稱侵曰人追曰師自不容不變

丈耳無他義也穀梁言美公能逐其師故大之而曰師非也　胡氏謂前見弱以誘魯後伏衆以邀魯並非本義公逐齊師遠至齊地諱不言而可見　趙氏曰冦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内之無戎備也　按此夏齊再來伐展禽有辭齊侯乃還比事而觀得失見矣

入之酅

杜氏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非紀季所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主也之太公

為太師兼主盟載之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始此

左傳東門襄仲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故不書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事王

室

按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人重師重人之罪也非所乞也征伐自天子出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故凡乞師與以某之師皆罪也而况乞師于南蠻導南蠻以伐中國乎夫子嘗罪臧文仲竊位觀其從襄仲借兵彊夷為國之無謀可見矣乃展禽一言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禦侮必有道矣乃知其賢而不與立也一僖公也其先任公子友而從齊桓公則智其晚任公子遂而天下無伯則愚其始

也頌于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其從桓伐楚也其終也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下喬木而入幽谷其斯舉之謂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公作隗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左傳夔不祀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令尹子玉鬭宜申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按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激之忿而奪言之正耳乃若楚本志在貪其土地而假不祀以為名滅同姓而以歸書以甚楚之惡不待貶而義見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亡巾反穀作閔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

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按宋襄公傷于泓而死為之子者有越勾踐之志則楚者必報之讐也前年乃與之平而往朝之晉文初興宋所依以雪讐恥者莫如晉從晉得矣曷若遂以楚陵中國有無王室之心告之天王協諸夏以討之乎大義既明不待晉重耳區區譎勝以為功矣　左傳謂叛楚即晉何其乖又謂宋以其善于晉侯何其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按世世子孫無相害也魯以先王之命退齊師而又自犯先王之命謂之何哉楚方西滅夔北討宋貳東討齊強徵晉文則楚遂伯矣楚志欲逞魯又導之書以楚師書伐取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公至自伐齊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杜氏曰杞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然異于介葛盧故有爵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弟潘弑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傳冬楚子及諸侯盟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

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上二句是此一語便錯）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偃之兄也）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

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桓文圖伯之始亦皆務農訓武足食足兵素教之士節制之兵故一用則足以取威定伯傳不無侈辭家氏曰春

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吳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　陸氏曰凡稱人為惡者唯楚子稱人以圍宋既在諸侯之上明貶之同于荆蠻也所以然者罪諸國從荆蠻也穀梁云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音申)夷狄而伐諸國也穀梁義是

杜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

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以下軍佐超將中軍）胥臣（司空季子）佐下軍上德也晉侯與齊侯盟于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衛地）杜氏曰再舉晉侯者曹衛

兩來告　按再舉晉侯自是文勢當然侵曹一事也伐衛一事也一出兵為兩事故不可云晉侯侵曹遂伐衛（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可以言遂遂侵蔡遂伐楚可以言遂遂繼事也）據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兩事也再出楚人則贅此侵曹伐衛兩事也不再出晉侯則缺故知自是文勢宜爾不必字字有義也然晉文之伯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興天下習衰周之弊莫適為主故齊桓之求諸侯為難故屢會屢盟訓諭招懷而後諸侯服

從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于從伯晉文起而號召之
一麾而至然楚之强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
不出蔡鄭今則直蹈齊魯之郊自南以東皆楚矣晉
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于召陵楚地
也晉文敗楚止于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而
遙卻楚千里而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
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論者不察而妄訾晉文以為
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子曰晉文公

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二語指桓文之用兵而言乃春秋書法之斷也桓公曰伐楚則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文公則匿其機于伐楚而試其端于救宋匿其機以救宋而出其不意于侵曹揚其聲于伐衛而陰以致楚觀春秋所書而其譎宛然在目也夫子蓋即其用兵而論之非為伯功之優劣言也其罪則孟子知之矣曰春秋無義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明于五伯之功罪始可以言春秋區區起褒貶之

義于一字之間者皆不知春秋者也　公羊曰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言侵曹致其意也聖人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穀梁曰再稱晉侯惡也棄其攘楚之大功而窮其報怨之小惡豈聖人與一匡天下之意乎如是則桓公侵蔡亦以蔡姬之怨亦當惡桓公乎或言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則已甚矣夫衛已服而不許其自新誠若過甚然晉之志在于致楚則安肯遽許衛盟乎或又言楚之圍宋也陳

蔡鄭許舉兵而從而會衛則君不在會師不與圍方
于諸國不猶愈乎此不知陳蔡鄭許被楚近驅勢不
得不從此可後圖魯齊曹衛則吾與也得曹昏衛斷
吾右臂矣故晉文之策莫急于收齊魯而治曹衛是
時楚深入千里頓兵于宋堅城之下而吾不即近以
乘其弊攻其所必救以致其來以逸待勞以主待客
以收萬全必勝之績而欲親帥三軍遠造陳蔡之國
都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豈不愚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劾賜反

左傳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買字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此欺楚之詞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啖氏曰內殺大夫謂之刺唯有二人此年買戍十六年偃皆非御而特書明其是公子也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上言晉人伐衛下言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

楚人救衛

楚為晉所致也凡書救皆善之也為中國救患分災而言也中國攘夷夷自救其與國不在此例　晉文不許衛之請盟所以必致楚也蓋若許衛之盟楚或知難而退解宋之圍全師而去則無以大創之而絕其再來故不許衛之盟而攻之益急衛楚之昏也衛急矣楚近宋而亦不能救則楚弱矣楚豈能但已乎此狐偃所以坐策其必來也抑文公是舉專為救宋也向使直趨宋郊楚鋒方銳而我迎而與之角非萬

全之道也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此即晉文之術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輿人衆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因

其免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晉欲戰而齊秦未可漢追項羽而信越不至此正事機不可忽也漢有張良計出捐梁楚地許信越兩人使各自為戰正晉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之意也于此見晉不惟能致楚而又能使齊秦齊秦自欲戰則吾事濟矣當時使不顧而遂戰而齊秦前却其事必敗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必不許齊秦齊秦自怒矣喜賂怒

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不可告請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按楚方救衛晉遽舍衛又出曹之不意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畀其讐所以怒楚藉齊秦陽告楚楚必不許又所以怒齊秦也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大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胡氏節節為之論今不取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前救衛蓋分兵也　據左傳自初圍宋楚子即親來至是入居于申以制師之進退）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而除其害（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不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鬭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猶塞也）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進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出居于襄牛未踰竟故曰復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封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釋宋圍事歸晉臣取二復衛封曹事歸子玉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不因楚請）以攜之（離曹衛心于楚）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所謂既戰而後圖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正義有曰忿怒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令按素飽者言楚素資粮有餘耳）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晉齊大夫秦小子慭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邱陵險阻名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枝曰漢陽水北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詰朝將見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莘故國名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鬬宜申）將左子上（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晉侯使齊秦貪賂怒頑而齊秦因胥臣先犯陳蔡而陳蔡奔堅瑕之分）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大旂）而退之（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奇兵）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汪氏曰唯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

將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戰稱荀林父帥師此華夷尊卑之辨也唯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不得不稱楚子也　按何休曰戰言及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鄭君曰及者別異主客耳不施

于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說者以鄭言為是此經書及在晉亦當以鄭君此意觀之　杜氏曰城濮衛地　唐應德曰春秋書荆入蔡此伯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公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機有倚伏桓起于海濱而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黄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于召陵文據表裡河山

之國而所從者齊秦皆𢓜國故𠬡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伺近則其勢不暇于略遠故晉伯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許晉襄繼伯吾不

知也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陳蔡屬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

左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連穀楚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

矣

衛侯出奔楚

陸氏淳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也　按叔武攝君事以受齊盟而自出奔其位未絶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云蓋晉文雖絶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絶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按敗楚之後會衛可復矣而猶不復會衛之所以疑也曹衛同見侵伐討已行矣曹伯又執而畀宋衛侯見曹伯之未釋也故

懼而出奔至是晉侯之惡著矣衛侯不名位實未絶
書以甚晉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在演反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去聲屬也役之三月城濮役前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子人氏九名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

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四馬被介）百乘徒兵（步卒）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相也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皆王卿士）內史叔興父（大夫）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二輅各有服）彤弓一（赤弓）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黑弓也弓一矢百則弓十矢千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一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

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穀梁傳諱會天
王也　杜氏曰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
書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
伯之下　胡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
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
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
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

愈于名實俱亡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　或曰踐土之盟于溫之會天王皆在踐土之盟聖人唯書公朝于王所不書王所在及所以出之故　按經于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踐土鄭土則天王蓋居于是久矣何下勞之有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夫春秋以周室為重安

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天王之歸蓋因今踐土之盟也冬書河陽之狩則天王既歸而出狩也文公非緩于納王也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此亦一說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不及序也于會受命也　杜氏曰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

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穀梁傳朝
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按受摯于朝受享于廟
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此
朝于京師之禮也京師之外則天子廵狩于四方有
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未有非時出王畿見諸
侯諸侯亦即其所而朝焉者有之自襄王始其名則
勞晉侯也其跡則若從諸侯之會也故穀梁曰諱會
天王也則名為朝也其實致天子也故公羊傳曰天

子在是而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
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
方岳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書朝而不至
京師則非其所書公如京師者一雖至京師而不書
朝則非其禮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元咺子

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甯武子甯俞與國人盟于宛濮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

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衛大夫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市耑反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

元咺走而出　按如左氏之言則殺叔武者歂犬也
而非衛侯之意知其無罪而哭之即誅歂犬亦足以
自白矣元咺復何訴乎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
子返國則已盟而先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歂犬之
徒蓋探吉承意者耳其使二人為前驅前驅云者即
漢人清宮誅少帝之意也歸罪歂犬猶以彭生除之
之謂也枕之股而哭之遂殺歂犬蓋欲以此欺晉而
免其討次必殺元咺以滅口而不料元咺之覺而先

奔也晉侯所以疾衛侯之深盖以叔武也而後儒皆
以為偏信元咺之訴否則又謂以不禮之舊怨妄矣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則何以名
殺叔武也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晉侯下殺無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

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杜氏曰討衛許中國諸侯伐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敗之後蔡鄭即從晉陳亦如會唯許不至故討許衛侯既赦之復國失猶欲討衛者元咺有訟也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盖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杜氏曰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名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名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按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不足以待諸侯周之衰其地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久廢不講非但諸侯驕惰怠于臣禮而王室之力亦自以不足以待諸侯而安于廢弛矣晉文公欲率諸侯朝王不至王城乃致王以就焉蓋為此故也杜預謂若令朝于京師恐諸侯不從夫諸侯從于伯令無敢後至豈有已會于溫而憚至王城者乎又謂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夫晉雖强大唯其無忠順之實心則已矣果有是心

何嫌何疑況前此納王亦嘗朝京師矣而後此齊威王亦嘗朝周矣而何獨今時則不可朝乎其非為是也明矣齊桓公葵丘之會天王使宰孔勞之賜胙命無下拜其隆之亦至矣而不親出奚獨踐土乃親下勞哉蓋自晉侯納王親奉王入于王城王享醴命之宥賜之田其待之之隆更有加故為之而不自以為異而豈知稍踰于禮則下堂而見諸侯已遂為上替之端而況至于踐土乎天王既為是過越之禮晉侯

與諸侯之心蓋不安也故又為溫之會將相率朝王以上荅天王之寵且假王靈以討不服焉王聞晉侯之來而重其入也故狩于河陽而就見之諸侯因順天王之意朝于王所此事之實也踐土之下勞不書而河陽書者諸儒所謂踐土王自來故没而不書存君體也河陽晉名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其說是也夫王重晉侯之來而狩以就見之又謂晉侯名王何也曰晉侯不務尊王以誠掊擕以德而數數于

會屑屑于彌文以勤君父非名王而何哉温者河陽之邑也于諸侯之會以其邑言于天王之狩以其方言夫天子之狩故言其方而不定其地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傳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　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陳氏曰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叔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輔鍼莊子也衛侯不勝觀此則所謂欲犬殺之者承衛侯之意明矣殺士榮獄官不能以法直君故罪重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趙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按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按之于皆語助大勢有舒約耳非關傳寫也不煩妥釋

又云衛侯之罪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據理反是為衛侯諱是掩惡也何名為叔武諱且凡褒賢之義不聞諱殺也又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大公為之也按例執諸侯皆稱人不必別生義　按是時諸侯其心一汲于寵利至有視兄弟如仇讐剪骨肉如草菅雖以桓文之賢而殺糾于魯殺懷公于高梁不能無遺憾焉而亦未聞有以意忌信讒戕害骨

肉為當世人倫之大不美而欲問其罪者至大公始治衛侯殺叔武之罪雖非盡出于公然亦足以警憒憒之耳矣且執以歸于京師亦得討罪之禮乃春秋之意則若不與之何哉豈非啟君臣之訟其所傷反多邪且雖歸之京師而實專聽其獄因諸深室使醫酖之皆晉侯之意未嘗取舍決于天王而輕重付之公論也則安得而與之哉故稱晉人以其受臣之訴以執其君同之以強暴弱執諸侯皆稱人之亂辭而

不殊也啖子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人注云以私相執不歸京師　今按晉雖歸京師討不盡義故同而不殊　曰歸之于京師者強致之之詞也且其君既坐其臣亦安得無罪而縱釋元咺君囚臣歸復擅立君無禮如此而晉懵如也是可忍也其孰不可忍也哉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有力焉者也　陸氏曰按例凡大夫還悉書所自無他義

按逆臣藉强伯為主故曰歸則歸甚易而無難視易置其君如奕棋然書自以罪晉公羊之義亦不可廢

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諸侯　按王之言至言也據外傳晉之歸衛侯以王之言也

諸侯遂圍許

會温本為討衛許也故于是遂圍許許之渝于楚深矣欲其自拔也難矣故以蕞爾之國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難變其亦有懲于江黄也歟抑晉侯是時伯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增修其德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繁威黷外騖不已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徵會城濮之大勞甫息又圍許諸侯亦罷于應命矣諸侯强從而非心樂晉伯之所以遂衰

也與　胡氏謂討其不朝于王所蓋誤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城濮許復二國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按專執而罪之專釋而歸之晉罪見矣

叔孫豹叔孫婼見執于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且恥以貨求免況諸侯乎名賤之也

附左傳晉侯作三行（尹卽及）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國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杜氏曰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

縣葛盧介吾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

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不以王所致而致

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

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于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會上公有公字翟泉亭歷反公作狄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慭在蔡之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杜氏曰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翟泉今洛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胡傳兼用杜氏及程子之意諸侯當作大夫

李𧄐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温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原情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温名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會

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
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温懐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
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
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　或曰此經缺公字如
莊十九年之說為是　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
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
獨不至鄭已息于從晉矣文公于此盡亦姑自反乎
衛既歸而復執曹納賂而後歸諸侯之不心服宜矣

卒之圍許而竟不能服許圍鄭而竟不能得鄭故曰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五伯假之也功烈之所以卑而不足道者也　大夫之交政于是始大公為之也

秋大雨雹雹弼角反

胡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

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按雹雨氷也劉向曰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于寒泉則為之氷則雪之消亦氷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其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双玉曰瑴）王許之秋
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
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公子瑕）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
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
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
殺何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于道路遇而殺之此非）此殺其大夫其

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
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穀梁
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此是范氏
曰元咺訟君之罪子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
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
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
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

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衛侯不思致訟之繇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　趙氏曰公子瑕即元咺所立瑕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咺之下以咺罪重于瑕也　胡氏謂瑕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　今未見得

此義

按今法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誣者絞此可以定元晅之獄矣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宜正此罪而當時王法不明伯討不正使大義反為私曲此則文公不能無罪也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周王此數言者義理分明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則秉彝之在人心何間于衰時末運而時之所以衰而不復能振者不自達其所明耳

使王遂以是決正衛侯之獄而歸之豈不休哉故曰不為也非不能也吾身不能居仁行義謂之自棄也以外傳晉侯請殺衛侯而王不可推之則知必無使醫行酖之事晉侯雖鷙忍既不專殺之又豈陰行酖之哉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㲄此亦誣也當因侯獳貨筮史而賂飾之耳書事容有之晉侯必不親受賂而釋衛侯也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公子瑕乃元咺僞立之而咺實自秉國權瑕固未如君

春秋亦不與晅君之也瑕因晅而得誅故言及趙子謂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晅下以晅罪重于瑕也此言是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按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兩同盟豈至是而始責舊怨哉乃討覆衆之不會耳以左氏此處之不足信則他處言以不見禮之故者不足全信可知矣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佚之狐言于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懸城而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益也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使人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説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各整其旅而出今反相攻是以亂易整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穆公子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晉東界

鄭石甲父侯宣多（二子鄭大夫）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秦晉之爭始此　今按昔管仲言于桓公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今鄭貳于楚無乃晉之德猶有所闕懷之以德招之以禮未有不格者也乃黷武不已既失之于鄭矣秦西州之競國也齊桓之所不能致而晉以甥舅之好土壤之接得以同力以挫强楚此計之最得者也况穆公之賢可以義動晉不能以信義固其親而常以

詐譎啟其貳城濮之役齊秦之未肯戰無亦晉義之有未孚乃使宋陰賂之而激之使戰今與秦圍鄭而秦伯私與鄭盟盖亡鄭以倍隣闕秦以利晉晉之心人皆窺見之矣我信之不足而彼亦背我不難固其所也齊桓公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今晉文公乃以鄭公子蘭從于伐鄭何以訓乎以禮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猶曰不可況終始以無禮不信乎無怪秦伯之先畔而又何以責鄭焉

介人侵蕭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足威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盐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杜氏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胡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謂本受二事之命也穀梁云遂繼事之辭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再行一事公羊云遂者何生事也注專事也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亦是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宰周公聘魯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春秋之所誅也

按晉未聘魯魯昉往聘故左傳曰遂初聘于晉周先聘魯魯本欲往報故左傳曰將聘于周以將字起下遂字因來而報不專于王室而以二事遣使直書而義自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公羊傳取之曹也晉

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　杜氏曰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按濟西田不繫曹魯故田也汶陽田不繫齊亦魯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伐邾丈也凡力得之田取無王命以正疆界雖取吾故田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況晉奪之曹以與魯非以義討乎鄟讙龜陰讙闡言歸言歸者其所欲也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

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也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行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周之三月）祈穀于上帝亦

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古啟蟄在正月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宫名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也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變謂傷食之類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别以

他牛為稷牛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既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　凡不郊皆卜免牲免猶縱也穀梁所謂為之緇衣纁裳者云云是也穀梁曰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繫而待庀牲庀具也待明年具牲時卜也然後左右之隨所用也凡未成牲曰牛穀梁曰牲傷者亦曰牛已牛矣而又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置之滌宮故也卜而免之不敢專也　趙氏曰郊者天子所以

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公故也成王尊周公之德故
賜天子之禮焉不于日之至避王室也卜周夏正于
農耕之始也也𠯁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
于三也且郊之月殫矣　李廉曰三望說左氏者以
為分野星及國內山川然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及
分野之星三望既魯之封內魯所得祭則常事又何
書乎蓋因郊而望皆僭禮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
亦祭耳　按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韓宣子謂子産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

記曰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有事于配林又曰周公祀泰山召公為

尸此並諸侯望祭之事魯三望之名不知所始疑祀

泰山者周公之舊越望而祭及河海者僭禮之後也

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

巡狩而望因于柴此天子之禮若諸侯則有望而已

望不越境非所主者非所祭也魯僭天子之郊故亦

于郊後而望又越望而祭及河海凡魯之郊禘望皆非禮也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盡書之乎則不可勝書故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因事書之以垂鑒戒

秋七月

附左傳秋晉蒐于清原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趙衰為卿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秋杞伯姬來求婦

胡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書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國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虚亦衛地也狄嘗迫逐
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
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
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
又為狄所偪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列國衰微外域
强盛衛侯不能自强于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
之功皆見之矣

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

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非隱五年洩駕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　杜氏曰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按楚昔闚齊伯之漸衰而滅黄伐徐今闚晉伯之漸衰而請平于晉其不忘逞于中國一也楚非衰弱不振畏我而請平也我與之平非能使之受齊盟而遵約禁也攘討之義怠故和同之說入焉晉文之

志荒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揵卒揵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

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鑰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公辭焉名孟明百明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使出師于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合手曰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在宏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陵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陵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趙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四韋）先牛十二犒師（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傳車）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

矣（告于鄭下有脫句蓋杞子本約潛師以來已爲內應故束載厲兵秣馬以待者謂杞子之徒待秦師也弦高使遽告于鄭鄭始知其事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以待矣乃使皇武子辭焉曰云云三子知事露故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也杜氏此等處殊憒憒）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粮也）餼（生曰餼）牽（牛羊豕可牽行）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音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敝邑得閒暇滎陽中年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

也滅滑而還　按滑國伯爵近于鄭經書入未滅也傳言滅杜預曰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此正如狄入衛而傳亦言滅衛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于事　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秦下公羊無師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傳車興姜戎謂發子文公未葬故稱子墨衰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晉文公夫人秦女襄公嫡母）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孟明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

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　按秦固不義晉子在喪要擊敗其師亦非禮棄親為讎晉卒不競于楚以失秦也殽之役為之也　圍鄭之役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

大公不可蓋知大計也　公羊經脫一師字諸家遂有狄秦之說蹇叔諸人諫秦伯但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不知縱使幸而捷秦豈能越晉而邑鄭乎故燭之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伯非不知此然而為之竟不可曉　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　按書及姜戎貶也晉子稱人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

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面如生初臼季胥臣使過冀晉邑見冀缺耨鋤也其妻饁野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弑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　按狄為列國患甚矣移邀秦之師為撻伐之武使匹馬隻輪無反者可也乃十人而九得志僅此一敗其師獲白狄子在晉為儁功而春秋不貴也故書晉人敗狄于箕　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為卿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

也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周

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眂朝退適路

寢聽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

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

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于王其以路

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霣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隕霜不殺物李梅冬實陰假陽威之應　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穀梁云未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重謂菽輕謂草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　程子曰雨木氷上濕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濕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討其貳于楚也

附左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侯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

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輯傳卷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樊寅捷